

动脑，更让你动情的惊悚悬疑小说

我用所有的邪恶，来守护你的善良

守护者

申示山人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守护者

申示山人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守护者 / 申示山人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 12

ISBN 978-7-5502-8907-9

I. ①守… II. ①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9203号

守护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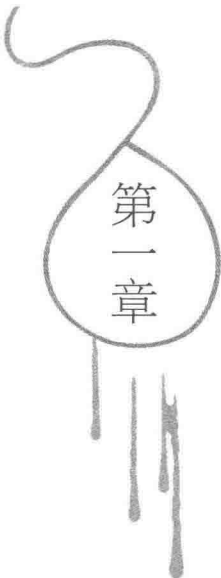
作 者: 申示山人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高霁月 徐秀琴
特约监制: 黎 靖
特约编辑: 黎 靖 朱六鹏
封面设计: 郑金将
版式设计: 朱明月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41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7印张
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8907-9
定价: 3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从守护你的那一刻起，我便注定活在一个梦里。这个梦是黑白的，冰冷但不晦涩。为了坚守这份只存在梦中的感情，我只有一个选择——必须不择手段守护下去。这样，我才不会从梦中醒来……



第一章

1

下了车，高木立即感觉到四周充斥着一股恶俗之气。举目望去，这一片儿都是参差不齐的接吻楼。楼与楼之间被利用得几乎毫无空隙，电线在空中纵横交错，上面挂满了从楼上扔下来的垃圾。地上的肮脏就更不用说了，有种举步维艰的感觉。

斑驳的墙体上，有一处用黑炭写着一行大字——“禁止在此倒垃圾，违者全家死”。其中“死”字还特别大，起到一点儿触目惊心的效果。

这个叫“岑村”的地方真是名副其实的鱼龙混杂之地啊！高木边走边想。

一个穿着拖鞋的女人站在不远处的楼下，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高木，似乎觉得这个穿着黑色皮大衣、头发乱糟糟、蓄着胡子的男人跟之前来的那些穿制服的人格格不入。

高木只是瞥了她一眼，然后走向旁边的楼梯口。一个穿着制服的民警守

在门外，看见有人走过来，刚想伸手拦住，突然看见来人举起一个工作证，他只是扫了一眼，就立即敬礼放行。

“对了，是在几楼？”刚踏上一个阶梯，高木忽然扭过头来对民警笑笑。

“啊，五楼，501房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高木两三级楼梯作为一个跨步，像赛跑似的很快到达了五楼。并不是那么赶，只是楼道里一阵阵恶臭，让他无法慢下步伐来。即使这样，楼道里还是不断碰见一些睡眼惺忪的租客，一个个像梦游般对着楼上指指点点。高木留意到，这栋楼并没有安装监控。

501房在右手边。高木捂着鼻子走了进去。房子不大，是个带厨卫的单间。一张木板床靠在墙角里，离床几步之遥的地上有床烂棉被和几件小孩子的衣服。床的旁边有张桌子，上面放着一瓶开过的啤酒和一包烟，烟上面放着个很旧的火机，烟头被扔在一个脏兮兮的碟子上，满满一堆。地上散落着一些花生壳，旁边靠墙的地方还放着一堆空酒瓶。但焦点都不在这些东西上，而是桌子旁边的一具尸体。

尸体是个中年男子，身形瘦小，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棉衣和一条有些许破洞的牛仔裤，头发长及耳朵，脸上的刀疤很刺眼，仰躺在地上，一副地痞的模样。在被害人的脖子上，有一条很深、很细的勒痕，上面沾有丝丝血迹。周围似乎有些打斗过的痕迹，但并不明显。也许本来就是那么乱。

蹲在尸体前面的男人皱着眉，看见高木进来，立即向他招了招手，喊道：“喂，高木，你总算来了。”

“早啊，张教授。”高木扬扬手。

张教授作为法医，和高木一起破获了不少案件，所以有时候他调侃说：我处理过的尸体比我的朋友还多。

等张教授检查完，高木立即问道：“教授，什么情况？”

“表面看来，被害人有被勒过脖子，但也有中毒现象。从肝温和尸斑的迹象来看，死亡时间应该是昨晚六点到八点之间。”

“教授，你说有中毒现象，是中了什么毒？”

“被害人口腔有白沫和血迹，鼻孔流出泡沫状血色黏液，但这并不一定会致死，很有可能是普通的毒药，例如老鼠药。具体还需要等尸体解剖后才能知道。”

“那他是中毒死亡，还是被勒死的？”

“应该是被勒死的。”

“那是什么凶器造成的？”高木皱了皱眉。

“从伤口上看，不会是绳子那些柔软的东西，因为那是勒不出这种效果的。凭我多年的经验，凶器应该是那种细长而且属于金属类的东西，铁丝的可能性很大。”

“铁丝？”

“嗯。如果在伤口上检测出有金属元素成分的话，就能断定凶器是金属一类。用铁丝这种普通的东西作为凶器，是很常见的。但是，现场没有找到类似铁丝的凶器，被害人身上也没有钱包和手机等一些证明身份的物件。”

高木点点头。他把目光移向地上的那些小孩衣服上，眉头一皱：“这什么人啊，怎么会让孩子睡地上呢？”

“这里都是外来工的群居之地。”老教授说。

“这么冷的天，难道忍心让孩子睡地上？”

老教授耸耸肩，表情像是在说“也许就有这样的父母”。

这时，一个民警从门口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张很旧的复印纸走到高木面前报告道：“高队，这是被害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，但我查过了，是伪造的。”

“哦？不是说没任何证明身份的物件吗？”高木问。

“这是从房东那里弄来的。”民警答道。

高木从民警手里接过复印件，看见上面姓名处写着“宁大强”，地址是邻省的一个小城市的某个小乡村。

“这家伙，看来不是什么好人。”高木把复印件交还给民警，“被害人的孩子找到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嗯，那既然身份不明，又找不到他的孩子，那么就用不着走认尸的程序了。”

“那马上送去解剖吧。”老教授提出了建议。高木“嗯”了一声，同意教授的建议。

尸体很快被抬走了。

2

最先发现尸体的是年过花甲的房东，他自我介绍叫安伯。老人家虽然六十几岁，头发斑白，但身材还很魁梧，看不出一点儿老年体弱的样子。

房东今天早上是来收租的。501房的租客已经欠了好几个月房租了。但来到后看见门是敞开的，男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走过去看了一下，这才发现他死了。

“来，先抽根烟。”看着一脸愁云的房东，高木递了根烟过去。

“啊，谢谢。”房东接过烟，叼在嘴里，高木连忙把打火机伸过去，帮他点燃。这让房东感到有点儿意外。

“他入住这里多久了？”

“有一段时间了，上年初就来了。但想不到，他会用假身份证登记。你知道的，这东西搞得像真的一样，而且我也不可能拿去公安局验证真假。”

房东像是在极力洗脱自己让不明身份的人入住这事。

“是一家人住的吗？”高木问。

“好像不是……”房东吐出口烟，“嗯，只带着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。男的十岁左右，女的五六岁吧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那男孩子好像是叫毛毛吧，嗯，那女孩，应该叫……英子，对，叫英子没错。我看见过那小男孩这样叫她。”

“他们有什么容易让人记住的外貌特征？”

“跟其他小孩一样，只是他们比较脏，像个乞儿。”

“就只有被害人一个大人吗？”

“嗯。就一个大男人，他说他离婚了。”房东耸耸肩道。

高木点点头，抖了抖烟灰，继续问：“那男人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
“应该是失业了。我看他失业了，还带着两个小孩，所以才没赶他们走。”

“他们在哪里上学？”

房东似乎觉得高木这个问题很幼稚，嘴角微微翘了翘，说：“连房租都交不起的人，哪来的钱给孩子上学呢？”

高木稍微瞪大眼睛：“那他们不上学，会去哪里？”

“我听人说，他们两兄妹经常在天宁广场那边人流多的地方卖艺。这么小年纪就要出来赚钱，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！”房东摇头叹息起来。

“他们卖艺，主要是干些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干，打功夫、缠铁丝、翻跟斗等危险的动作，经常弄得一身伤。”

“缠铁丝？”高木想起被害人脖子上的勒痕。

“就是用铁丝在脖子上一圈一圈地缠，缠到脸红耳热、呼吸困难才放。”

房东咳嗽两声，“那情景啊，看着都怕。”

高木点点头：“那他们的父亲，也是在卖艺吗？”

“他就在不远的地方坐着抽烟，像监工一样。他这样的举动，就引来了猜测，说那对孩子并不是他的，有可能是租来的或拐来的。”

其实这种怀疑，高木心里也曾经萌发过，那是在看见地上的那些小孩衣服的时候。竟然会有做父亲的自己睡大床，而让孩子睡地上。这一点，就是不让人吃惊，也让人心寒。

“你昨晚六点到八点的这段时间在哪里？干什么？”

“啊？你不是怀疑我吧？”房东用手指着自己，一脸吃惊的表情。

“只是循例问话，走走程序而已。”高木笑笑。

“哦。”房东翻了翻眼珠，“六点到八点啊……嗯……我记得不是很清楚。人老了，记忆不好使啊！”

“仔细想想吧。”高木保持一贯的笑容。

“好，等一下……”房东拍着额头，好像很努力在回忆的样子，“我五点多去菜市场买菜，回来就开始煮饭，一直到吃完饭我都未出过门。吃完饭大概也八点过了吧，然后我就推着老伴出去走走。她腿有病，不能走动，只能坐在轮椅上让我推着。那晚我们九点左右就回去了。我老伴可以证明的。因为我是住在另外一栋楼的，所以也不知道那晚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，今天早上本来想过来收房租的，却想不到那么倒霉。”

房东说完，又是摇头，又是叹息。

高木接着又问了几个问题，发现再也问不出什么，就放房东走了。房东下楼的时候，还不忘对被害人骂上几句。他们之间似乎早有些恩怨。

501 房正下方的房子是 401 房。房主是一对情侣，两人都在附近上班，租这里也是图上班方便。但现在楼上死了人，他们已经向房东提出退房了。据高木调查所知，加上这对情侣，已经有六个房客说要退房了，这的确够房东那老头儿烦的。

“昨晚六点以后，有听到楼上有什么异常动静吗？”高木问道。

被问及这个问题，那对情侣互相看了一眼，都摇摇头。但很快，穿着红色羽绒服的女人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说那晚貌似听到一个小女孩的惊叫声。

“真的吗？那时候大概几点？”高木兴奋了起来。

“嗯……几点呢？”女人思虑了一下说，“啊，我记得了，是七点左右。那时候我刚把菜煮好，就接到了你的电话。”女人看向男友。

男人点点头。

“那可以告诉我通话时间吗？”高木问道。

女人从裤兜里拿出手机，摁了几下后说：“嗯，是七点十四分。我记得我刚接通电话，就听见楼上传来一声惊叫声。呃……其实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楼上，也有可能是对面传来的。”

“那你确定是女孩的惊叫声吗？”

“没错，是小女孩的惊叫声，这个我可以确定。”女人的语气很肯定。

“除了这些，还有吗？比如打斗的声音。”

女人皱了一下眉，接着摇摇头。

高木谢过这对情侣后，又向其他租客展开调查。但对于楼上的情况，楼下的租客说辞基本一样：被害人很神秘，不跟人打交道，经常一个人来往，有时候会带着两个小孩出入。而男人遇害那晚至今，他们都没看见过那对小孩出现过。

不过，当中也有特别的线索。多个租客怀疑那两个小孩有可能不是被害

人的亲生孩子。怀疑的原因有几点：一是有人发觉那两个小孩很害怕被害人，那种害怕是发自内心的恐惧；二是现在这么冷的天气，那两个孩子却依旧衣衫单薄，被害人完全不关心他们；三是他们在街头卖艺，身上露出多处被打过的伤痕；四是经常听到 501 房传来孩子凄厉的哭叫声。

至于有没有陌生人出入这个问题，租客们都表示，他们是住在同一栋楼，但也形同陌路人。这点估计租过房子的人都很清楚。

调查完被害人所住的这栋楼后，高木立即跑去对面那栋楼。在下楼的时候，高木在第三层的楼道里看见一只老鼠抽搐着身体，看上去应该是吃了老鼠药。

对面这栋楼跟被害人那栋楼不一样，这里每一层都有四间房，而对应着 501 房的是 E4 室。房主是个男的，穿戴整齐，一套黑色西装配一双黑色皮鞋，手里还提着黑色公文包，看样子正准备去上班。

“啊，你好。能打扰一下吗？”高木很客气地问道。

“你是？”西装男看着高木，一脸疑惑。

“我是干这个的。”高木拿出警员证，在男人前面晃了晃，“想问你几个问题。可以吗？”

知道眼前这人是警察，西装男吃惊起来，赶紧看看手表，迟疑地说：“我赶时间，能尽快吗？”

“很快的。你就一个人住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昨晚，你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动静吗？”

“发生什么事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？”

“我昨晚很晚才回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”男人重复问了一遍。

“对面楼里对着你住房的那间房里发生了命案。”高木指了一下方向。

听见对着的楼房死了人，西装男“啊”地惊叫了声，目光看向旁边的楼层，但那里只是一堵墙，看不到什么。

“所以啊，我才找你了解一下。”

“是什么人？怎么死的？”西装男的嘴唇有点儿哆嗦，但脸上的表情似乎想了解更多的信息。

“死的是一个男人。”高木简单答道，接着问，“昨晚你有发现什么吗？”

“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每晚都是超过十点才回来的。”

“你的工作是？”

“医药代表。”西装男看了看表，看上去很赶时间。

“能看一下你的工作证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西装男从包里掏出一个工作证，高木接过来，看见最上面写着“和春堂集团”几个大字，下面是对方的相片，相片下面的姓名一栏写着“田滕”两个字，职务是医药代表。

“那我可以走了吗？”田滕拿回证件问。

“可以，但我想进房里看一下。”

田滕又看看表，舔舐一下嘴唇，知道说什么也只会浪费自己时间，于是干脆把门打开，让高木进去。

“拜托你快点儿，我真的很赶时间。”

高木没理他，那双如鹰隼般犀利的眼睛把房子扫视了一周。房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落地布柜，门边放着几双鞋子，厨卫里不见任何餐具，垃圾筐里扔着几个吃过的杯面。高木觉得这样简陋的情景非常熟悉，他想对方也应该跟自己一样是个单身汉吧。

对着案发地点的窗户被关上了，还拉上了窗帘。高木打开窗，看见对面 501 房的窗也是紧闭的，根本看不见任何情况。但如果说是声音，那就另说了。

“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有听过对面有什么声音传来吗？”

“孩子哭算吗？”

“女孩还是男孩？”

“女孩。”

“知道为什么会哭吗？”

“不听话，被家长打吧。这孩子估计很淘气，隔三差五地在晚上哭闹。”

“那这样不就吵着你睡觉？”

“吵也没办法呀，难道……”田滕说到这里，一下子变了脸色，看着高木叫道，“你不会怀疑我是凶手吧？你是觉得对方的孩子吵着我睡觉，然后我报复杀了他？”

“我可没这样说呀。”高木露出一丝诡诈的笑容。

田滕哼了一声：“没错，我是跟他吵过，他还跟我道歉了。但那老头就没那么幸运了，招惹到他，被他骂得像只死耗子一样不敢吱声。”

“哦？那老头是谁？”

“啊……好像是……那栋楼的房东。”田滕觉得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。因为这样一说，眼前这家伙肯定又会问一大堆，这更加拖延了自己的时间。

果然，高木像发现了新亮点一样，继续问话。

“他们吵些什么？”

“好像是因为房租的事。那老头去收房租，突然和那男人吵了起来，说要赶那男人走，不让他住。那男人凶恶得很，说就赖死在这里，还威胁房东，说如果赶他走，不仅一分钱房租也没有，而且还让那老头没好日子过。”

田滕说到这里，又看了看表。

“那老头怎样？”

“能怎样？估计被吓得像死耗子一样吧。就那一次，之后就没听到他们吵过了，而那男人也一直在这里住着，我看房东是真的被吓着了吧。”

“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吵的？”

“嗯……两个月前吧。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。”

“吵架的声音很大吗？”

“不是很大。但我这里正对着窗口，倒是听得一清二楚。”

高木抿着嘴点点头。

“哎，我可以走了吗？”田滕催问道。

这简陋的地方一眼就看透了，高木也不想在这里耽搁太多时间，于是对田滕说了句“打扰了”，便退出来。后者不理不睬，关上门后急匆匆地下了楼。

高木又对旁边三间租房的人进行了同样的问话，但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之后又在岑村周边进行调查，但一整天下来，收获甚微。

不过根据目前的线索，可以总结出一个推论：那就是被害人的两个小孩有可能目睹了男人被杀害的一幕，他们极有可能就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。

3

尸检报告很快出来了。

被害人果然是死于窒息，凶器被证明是属于铁丝这一类。同时，被害人的胃里还检测出安妥类成分，这是一种白色、无臭的结晶粉末，据分析，应是灭鼠药。人一旦误食，就会引起肺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大，血浆大量进入肺

组织，导致肺水肿。误食者会有口吐白沫、咳出粉红色泡沫样痰、呼吸困难、精神沉郁、黏膜发绀、鼻孔流出泡沫状血色黏液等症状出现，十二小时后，可能会因缺氧而死亡。

这不禁让高木想起在楼道里看见的那只老鼠。

毒药来自桌子上那瓶啤酒，相信是凶手事先安排好的。凶手知道被害人
有冬天喝啤酒的习惯，那么他们的关系就有待分析了。

案发现场除了被害人和两个小孩的指纹外，并无其他线索，那瓶啤酒也
只是采集到被害人的指纹而已。这似乎说明，凶手应该是有备而来的。

大家对凶手杀人的过程进行推理，归纳大致如下：假设凶手和被害人是
认识的，那么他知道被害人有喝啤酒的习惯，于是事先在啤酒里渗进老鼠药，
想毒死被害人。后来发现这毒药并不能致命，于是就拿起铁丝勒住被害人的
脖子，直至勒死为止。

高木耐心地听完这番推理后，陷入了沉思。被害人遇害那晚，他的两个
小孩都有可能出现在现场，他们是趁机逃离还是被凶手带走了？

中午时分，高木再次来到岑村。即使觉得房东是凶手的可能性很小，但
高木还是不会放过一丝一毫的线索。

找到房东安伯后，高木向他确认是否曾经跟被害人因为房租的事而吵过
架一事。房东支支吾吾地承认说是有这么回事。

“昨天问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”高木板起脸来。

“我是怕节外生枝，所以就没说。”这话回答得似乎有点儿苍白无力。

“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？”

“嗯……应该有两个月了吧。”

“他当时怎么威胁你？”

“啊，他拿出一把匕首威胁我，说再烦他，就让我没有好日子过。”房

东似乎想起当时的情景，脸色稍微有点儿变化。

“你当时妥协了？”

“这种情况下能不妥协吗？”房东没好气地叫道，“都动家伙了，我还会为那一千几百的房租把自己的老命赔上去啊……”

“那你事后怎么不报警？”

“报警有用吗？什么证据都没有，只能说他欠租了。但如果这样，他顶多也是搬走。这走了，肯定会回来找我报复的，你说能报警吗？唉，这种人能躲就躲，哪敢惹他啊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当初就不租给他了。”

这似乎在讽刺警察的无能，但高木并未对此而生气。

“你说这事是两个月前发生的，那昨天你怎么又去找他收租？”高木忽然问道。

“啊……这个……”

“嗯？你不怕他了吗？”

房东被高木这样一问，一下子变得哑口无言。那双老手在大腿上不停地来回搓动，显得有点儿紧张：“我、我只是去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收到租而已。”这似乎是绞尽脑汁编出来的理由。

“是吗？那出租屋楼道里的老鼠药，是你放的吗？”

“是我放的。因为有房客投诉说最近看见很多老鼠出没，于是我就去买来老鼠药毒老鼠。很多出租屋都像这样放老鼠药毒老鼠的，这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问题可大了，因为被害人喝的啤酒里有老鼠药。”

“什么？有、有老鼠药……”房东紧张的脸上不由地抽搐了一下。

“什么时候放的？”高木很严肃地问道。

“上个月开始了。”